

44.572

张资平

小说选

李葆琰选编



李葆琰选编

张资平

小说选



上

李葆琰选编

张资平

小说选



花城出版社

⑦

粤新登字 05 号

张资平小说选

李葆琰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2 插页 580,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平装印数 1—8000 册

精装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60-1791-X / I · 1573

平装定价: 28.80 元

(上下册) 精装定价: 38.80 元

前 言

张资平 (1893—1959) 原名张星仪，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中。1912 年考取广东省官费留学生赴日本，192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地质学理学士文凭。回国以后，曾在广东地方做了一年多的铅矿经理兼技师，后来到武汉、上海等地的一些大学当教授，讲授地理学、地质学，也讲授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进行创作和翻译。

张资平的短篇小说作品共有四十余篇，先后出版过八种短篇小说集；中长篇小说二十四部，另有三四部未完成。此外，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自传等著作和翻译作品共七八十种。其作品之多，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张资平的短篇小说，从题材可分为三类。留学生生活是张资平初期小说的主要内容，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0 年 11 月发表) 便是写留学生与日本姑娘恋爱悲剧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谴责留学生欺骗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日本少女的卑鄙行为。《银蹄躅》、《一班冗员的生活》表现青年们在异邦蒙受的“弱国子民”的屈辱和他们对祖国的深沉热爱之情，也表现留学生对腐败的军阀政府的愤懑情绪。《木马》、《绿霉火腿》等作品还对中国留学生身上存在的不讲卫生、顽固颞预等种种不文明习气作了客观描写，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雪的除

夕》、《小兄妹》、《寒流》、《植树节》、《冰河时代》等一组作品是为第二类，因其具有作者自叙传性质，被称为“身边小说”。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二十年代中期 W 城（武昌）一个大学教授一家艰辛的生活。作品在反映知识分子凄惨处境的同时，愤怒谴责军阀混战，谴责“革命领袖”、“党国要人”等新贵投机革命、骄奢淫逸、卑劣无耻的种种行径。第三类是恋爱小说，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即写的爱情故事，后来的《爱之焦点》、《梅岭之春》、《蔻拉梭》等十几篇作品，都写知识青年男女的恋爱，但张资平恋爱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中长篇作品。

张资平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除《冲积期化石》和传记小说《脱了轨道的星球》之外，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恋爱小说拥有众多青年读者，常常是一本书刚刚出版便被抢购一空，许多作品一再重印，例如根据日本小说改写的《飞絮》1926年6月初版，半年之内连印三版，到1929年已经出了八版一万七千册，《最后的幸福》印五版，《苔莉》则共印九版之多。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为什么在当时受到青年们的青睐？

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及性的问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就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高度重视。提倡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浪潮向旧思想旧道德发起猛烈的冲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妇女杂志》、《晨报》等众多的报刊上面发表了大量有关恋爱、女权、性道德方面的文章，并开展讨论。恋爱也成为新文学最为关注的问题。1921年8月发表的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作者经过一番分析得出“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的结论，他认为这说明作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恋爱问题。诗歌、戏剧也是如此。“五四”过后，除

了极少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以外，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被一种苦闷情绪所困扰，此即所谓“五四”落潮期的“时代病”。其中一部分人忧国忧民、力图有所作为，他们多数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作家的读者。更多的青年则彷徨、痛苦，甚至颓废，他们要求在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里面得到寄托、慰藉，找到娱乐和消遣。当时，鸳鸯蝴蝶派的章回体才子佳人小说，显得太陈腐，知识青年不屑一顾；文学研究会一派作家的作品过于严肃，创造社一派的作品又太激进、太空泛，也不合他们的口味。于是张资平恋爱小说便风靡一时了。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主人公都是女知识青年，新的时代潮流给她们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培植起她们人格独立的观念。思想的觉醒，使她们明白应由自己决定自己一生的道路，决不能再听凭父母家庭的安排做旧式的“贤妻良母”了。她们追寻志趣相投的伴侣，她们要实行自由恋爱。段保瑛（《梅岭之春》）、美瑛（《最后的幸福》）、苔莉（《苔莉》）等艺术形象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与青年读者是“同龄人”，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些女主人公大胆主动地爱，反映了时代女性的追求；她们的悲剧，恰恰是时代女性现实中不幸的写照。因而这些作品能够引起青年，特别是女知识青年的共鸣。又因为张资平擅长心理描写，小说中人物关系错综、情节曲折，语言通畅，这些作品能够吸引人、感动人，从而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

虽然张资平的作品成为七八年之久的畅销书，但新文学界却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至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专著，更几乎完全否定了这个作家。

张资平恋爱小说本身存在着严重弱点。

第一，思想格调不高。张资平笔下的人物，目光短浅，没

有远大理想抱负，对社会漠不关心，只为个人婚姻爱情而反抗、追求，又缺乏坚毅勇敢的精神，每每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屈服，在金钱诱惑下偷安，而且在他（她）们孜孜以求的“爱情”“幸福”观念之中，夹杂着陈腐的“贞节”观及卑琐的占有欲。因此，这些人物往往是从对神圣爱情的向往出发，而止步于“肉”的享受而已。固然，在那个时代，人们头脑本来就是新与旧、高尚与卑劣互相掺杂混淆在一起的，张资平作品表现的不可谓不真实。但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当具备时代的先进的世界观和高尚的品德情操，这样他的作品才会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启迪，使人奋发向上，他的作品才会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成为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张资平只是客观地自然主义地描写那些半新半旧的人物及其半新半旧的意识，以此迎合了半新半旧的读者。如果把茅盾的三部曲《蚀》等作品与张资平恋爱小说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深刻与浅薄、严肃与庸俗的鲜明巨大的差异。

第二，粗制滥造。应当说，张资平的多数短篇作品和《苔莉》、《最后的幸福》、《长途》、《红雾》等中长篇作品是写得不错的。而有不少作品就差得很，生硬的三角或多角恋爱公式，雷同的人物、雷同的情节、雷同的描写比比皆是，粗糙得让人无法卒读。他还经常变换书名重复出版，例如《青春》改成《黑恋》，《跳跃着的人们》变为《紫云》、《恋爱错综》，等等。甚至依据外国作品改写的《爱力圈外》、《群星乱飞》在出版时都不作说明，直待有人揭露出来以后才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所有这种种表现，其原因就在于张资平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他说“我有几个孩子，家庭费用，一个月差不多也要三百块钱。”^①

①黄人影：《文坛印象记·张资平访问记》，转引自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

在旧社会，一个文人依靠稿费维持生活并不希罕，但如果“唯利是图”只为金钱，而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丧失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尊严，那就太可悲了。人们称张资平为“小说商人”、“小说商场老板”，确实不无道理。

这些致命的弱点，使张资平恋爱小说经不住大浪淘沙般历史的无情“审查”。近五十年来，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张资平的作品一直没有重印过。当年名噪一时的张资平差不多被人们遗忘了。

张资平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作家、艺术家，只有对于艺术执著地追求，对时代、社会、人民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放光彩。如果一味地迎合时好，不惜降低作品的思想格调，甚至以低级趣味媚世以求利，那么，只会受到历史的嘲笑和厌弃。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资平是一个颇具特色又十分复杂的现代作家。他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创造社主要的小说作者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粗糙、幼稚，但毕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张资平写出了留学生题材小说、“身边小说”及早期恋爱小说（包括前面提到的几个中长篇作品）这样有一定社会意义、有独特风格的较好的作品，也写了大量思想低下、艺术粗俗的坏作品。我们研究文学史，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也不能笼统地肯定他，必须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分析，在文学史上找到他的恰当地位。

花城出版社出版张资平的作品选集，是很有眼光的。本书所选作品，既注意了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也照顾到作者创作发展的道路。本书的出版，对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

的资料，是有积极意义的。

马良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 录

上 册

约檀河之水	1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15
木马	32
一班冗员的生活	48
银踉蹌	67
绿霉火腿	74
爱之焦点	94
梅岭之春	111
性的屈服者	132
晒禾滩畔的月夜	154
不平衡的偶力	175
约伯之泪	198
蔻拉梭	225
末日的受审判者	256
三七晚上	276

雪的除夕	284
小兄妹	294
冰河时代	317
兵荒	367

下 册

公债委员	387
苔莉	447
最后的幸福	552
长途	691

约檀河之水

他除了头上的一条毛巾，和腰间的一条短裤之外，要算是一丝不挂。不单是他，在沙汀上坐的，眠的，站的，走的一群学生个个都像他一样的装扮。所差异的，不过毛巾和短裤的颜色。

他侧身倒在沙汀上，因为太阳正在沿直线上，不准他睁开眼晴仰望天空。汀上的砂热得要烁人。但他才从海水里爬出来，倒不觉得砂热得厉害。从砂里面发出一种阳炎（Gassamer），像流动的玻璃，又像会振动的白云母，闪得他头昏目眩。他只得再坐起来。

他左侧右面的一群学生，都三三两两聚起来谈笑。只有他一个不开口，好像正在思索学校的微积分难问题似的，他只望着岸前几块被水蚀作用侵毁了礁岩，和对面的天涯海角。天空没有一片云；若不是远远望见一条黛色山脉线，和天空海角之间几点满孕南风向北行的白帆，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线来。

他一个人痴坐在沙汀上，并不是为别的事，不过他此时望见湾内碇泊着一只小汽轮——那烟囱还微微吐出黑烟来的小汽轮——他便联想到他的家里。思念到家里，良心即刻跑出来责备他，骂他不应当为一个女子——并且不是真心爱他的女子

——不回家；不应当父亲死了两年，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他梦见他父亲坟前的草有丈多高，没有人剪除，站在坟前，望不见那块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岩做的，上面凿有“故○○公之墓”七个隶体字的墓碑。他梦见他族人骂他不懂古礼孝道，父亲死了两年多，还不做道场超度，忍心看父亲的幽魂在阴司受罪。

良心责备得他很厉害，逼得他二年来没有一晚不发恶梦，没有一晚得安睡。但没有神的良心总靠不住！他精神涣散，神经中心点疲倦，良心没有表现的时候，他还是思念那女子时候多，思念他的死父时候少。

他受了良心的苛责，近来又新尝失恋的痛苦，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这海滨来。他到这有名的海水浴场，已经一个多礼拜了，他的精神还没找得集中的地点，他的灵魂也还没有落着。

他犯罪！他的确犯了罪！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所以他只管把责任推给社会，他只说他犯的罪是社会叫他做的。他不知他是一个罪人。他只知他身体疲劳，灵魂软弱，境遇险恶。他只说他是一个可怜人。

他实在也可怜！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里的一根浮萍，东飘西泊。他觉得这茫茫苦海虽然宽广，只少了一块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点。因为他是淡水植物，漂流到这苦海里，冷浸浸的氯卤盐水，不能养活他。他的形骸没有寄托的地方还不要紧，只有他胸坎里的心——凄凉寂寞到十二分的心，好像找不出安慰他（心）抚爱他（心）的人，始终不能安静似的。

二

他没听过他母亲唱哄小孩子睡觉的歌儿。他梦中哭的时

候，也没听过“孩儿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惊怕！妈妈坐在你旁边看护你，你安心睡罢！”这些话。但他也不希罕这些话。因为他没有受过慈母的抚爱，不明白这些话的真价。可怜他才生下来，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他！

前年他在日本南边海岛上一家客栈里，接了他爹的痛报，哭倦了，睡在一间小房子里，半夜醒来，思念到他以后再没资格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几个字的信札公式，他没眼泪再流，他只觉得像饮了许多硫酸硝酸等镪水，五脏六腑都焦烂了。他爹一死，他的心像在大海上惊涛骇浪里，失了指南针的轮船，飘来飘去，不知进退。

他未尝没有朋友，他也有几位泛泛然不关痛痒的朋友——要向他借书籍，借金钱，或有什么事要向他商量的时候，才去探望他的朋友。——索性说明白些，他们或许把他当做朋友，他却不把他们当做朋友。他不是不知道他们不是他的真朋友，不是真心探望他，但他还是很欢迎他们。因为他寂寞到极点了！

他寂寞到万分的时候，听见她的几句安慰话，真像行大沙漠中，发见了清泉。他时时对他亡父的遗像，和生前寄给他的书信咽泪，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也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安慰他，揩干他的眼泪。她实在是由苦境里救出他来的安琪儿。他也像爱安琪儿一样的爱她，他自信终身决不会忘记她，怎料她后日竟离开了他，辜负了他……

不论行到砂汀上，或回来客栈里，他昼也偏着头想她的事，夜也偏着头想她的事。没奈何的时候，还是取出她从前写给他的信——可怜他没有把这些烧毁，还当做一种情书，珍藏着来咀嚼。并且倒在席上，追索他和她没分手以前他对他的好处。他读到她信里的，“我愿做你的金表儿，你得时时刻刻瞅着

她（金表儿）。我愿做你的金指环，你得天天带在指头上。”他也曾跳起来恨恨的骂道：“果然是没有思想的女孩儿！什么东西不可拿来比喻！总离不了灿灿的黄金！”但他再读到“太平洋也有干涸的时候，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只有我对你的爱情，是天长地久的！”他又不禁泪眼婆娑的自言自语道：“她对我的爱情实在不坏！她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她不懂好坏，所以给人骗了！”他那早要滚下来的泪珠儿，此时也再止不住了！

他真痴到极点了！他再翻开旧时的日记，把他和她的恋爱史，从头再温习一番。

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里差不多要半年了。他记得初到她家里的气候，是寒风凛烈，雨雪霏霏。早晨替他送火到房里来的是她，替他开纸屏和窗扉的也是她。替他收拾铺盖的是她，送茶送饭给他吃的也是她。替他打扫房间的是她，替他整理书籍的也是她。她的妈只管理厨房的事。她的妹妹只喜欢淘气，不会帮忙。

他们两个既然接触得这样亲密，他们中间的恋爱自由花，没半年功夫，也就由萌芽时代到成熟时代了。他们相爱的热度，达到了沸腾点，不过还没有行为的表现。但他们彼此都很有表现行为的机会。彼此都满贮了电气量，一有机会，就要放电。他们中间寻常空气早都没有了，只有电子飞来飞去！

三

有一天晚饭后，他从市里买书回来，还没有到家里，突然下了一阵骤雨。他没带伞，只好呆呆的站在一家店檐下避雨。在他面前来来往往过了无数的人，有带雨伞的，有穿雨衣的，有乘人力车的，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汽车前头两道很亮

的白电光，使他看见空中的雨丝更下得大了。

“韦先生！没带伞？我的伞是小点儿，总比没有好。我们同走吗！”她一手撑一把伞，一手抱一个包袱，好像也是从市里买什么东西回来似的，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他也望她笑了一笑，“多谢了！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是吗！你从来都没好话说的，讨厌的……那么我一个人回去。你淋湿一身，与我什么相干！”

“芳妹儿！饶我这一回。”他从她手里夺过那柄雨伞，一手搭在她肩膀上，有意叫她凑近些同走。

“谁是你的妹儿！羞也不羞！快放下你的手！这样勾搭着，谁走得动？”

“伞不够大，我们应当凑近些。”

“前面来的人注意我们呢！”她凑近他的耳朵，低声的说。

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觉得全身发了酵似的，胀热起来。

他们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条街道，到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路上。雨丝也渐渐疏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他不能前进了。

“做什么？发什么呆？”她推了他一下，叫他向前走。他此刻学她的样子凑近她的耳朵笑着说了几句话。她不禁失声笑了，摇头抿嘴的说道：

“不行不行！妈在家里望我呢！”

“不要紧！要不到半点钟。芳妹！你依了我罢！……”

“我就跟你去，可是要快些。”她像有什么信他不过的，躊躇了一会，才表示决意的态度。

“是的，是的，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话，到里面去切不要韦先生韦先生的叫，还是叫我哥哥好听些。”

“我就依了你罢！”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笑了一笑。